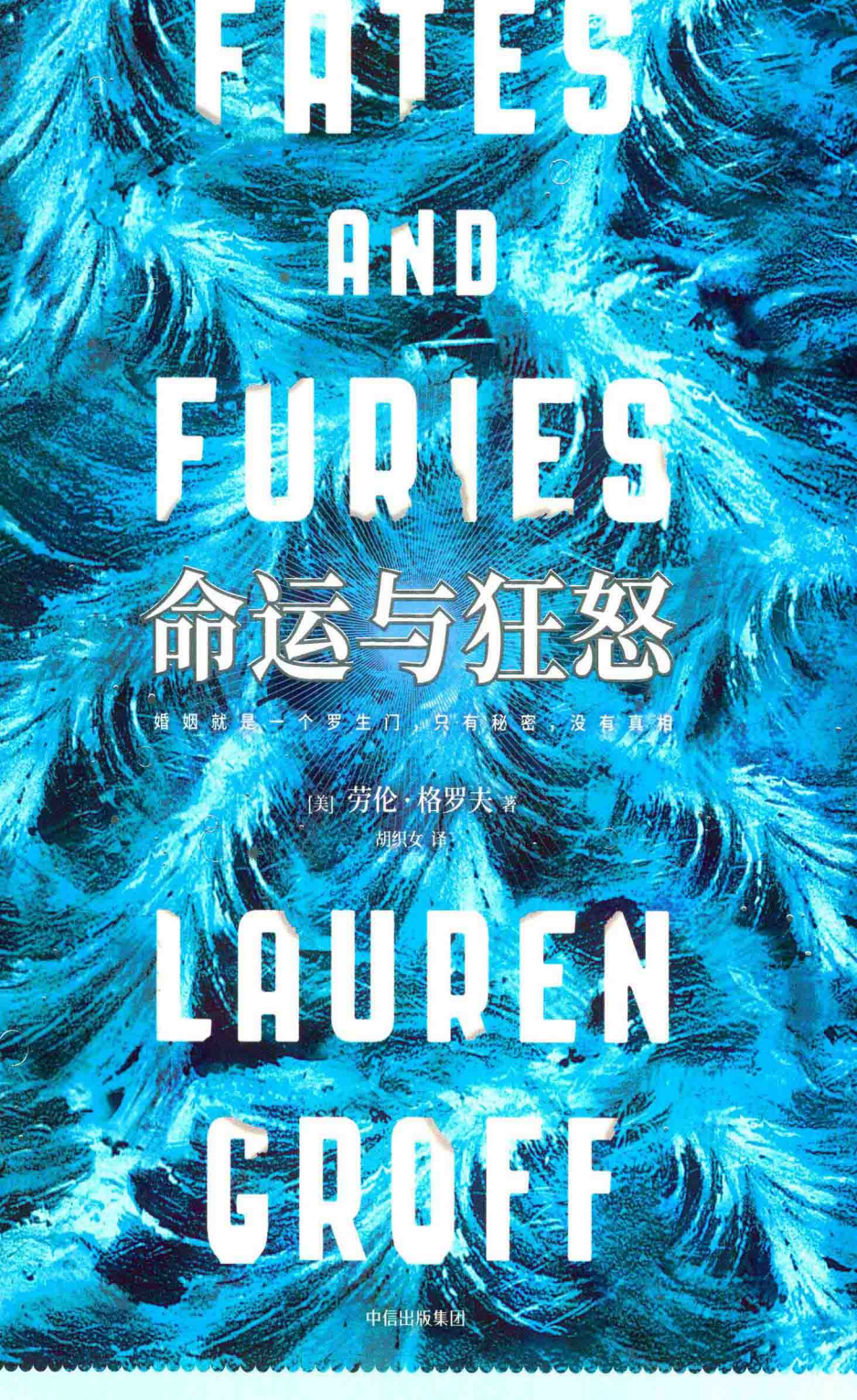




FATES AND FURIES

命运与狂怒

婚姻就是一个罗生门，只有秘密，没有真相

[美] 劳伦·格罗夫 著

胡织女 译

LAUREN GROFF

中信出版集团

LAUREN GROFF
FATES AND FURIES
命运与狂怒

[美] 劳伦·格罗夫 著 胡织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与狂怒/(美)劳伦·格罗夫著;胡织女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8

书名原文:Fates and Furies

ISBN 978-7-5086-9047-6

I. ①命… II. ①劳… 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1241号

Copyright © 2015 by Lauren Groff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legg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命运与狂怒

著者:[美]劳伦·格罗夫

译者:胡织女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3.25 字数:307千字

版次: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7-401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047-6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献给克莱（当然是他）

目 录

F A T E S

上 半 场 命 运

|

I

F U R I E S

下 半 场 狂 怒

|

223

FATES

上 半 场 / 命 运

1

一阵密集的细雨从天而降，仿佛窗帘快速掠过一般。海鸟不再鸣啾，大海回归寂静。照在水面上的灯光渐渐暗淡，远望过去是无际的灰色。

两个人沿着海滩走来。她穿着绿色的比基尼，曲线玲珑，美丽动人，尽管这是缅因州的五月，天气仍然寒冷。他身材高大、生气勃勃，浑身散发着一一种引人注目的光芒，能攫住人们的目光。他们是玛蒂尔德和洛托。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看着潮池，里面净是长满刺的生物，它们在悄然离开时卷起一层层沙浪。接着他捧起她的脸，吻她苍白的嘴唇。此时此刻，他幸福得可以立刻死去。在幻觉中，他看到海水在不断上升，要把他们吸进去，吞噬他们的血肉，在波浪深处用其珊瑚白齿碾碎他们的骨头。要是她有她在他身边，他想，他愿意唱着歌漂走。

哦，他还年轻，只有二十二岁，而且就在那天上午他们才秘密结婚。在这种情况下，如此夸张是可以原谅的。

她的手指沿着他背部脊柱的起伏摩挲，这令他的皮肤有种灼热感。她把他往后推，同他走上一个长满了海豌豆秆的沙丘，然后下到一堵

挡风的沙墙边，这里要暖和些。在比基尼文胸之下，她身上的鸡皮疙瘩已呈现出淡紫色，乳头冻得凹了下去。此时，他们跪在地上，尽管沙地粗糙扎人，不过这不要紧。天地间仿佛只剩彼此的唇齿和双手。他把她的腿挪到他的臀部处，紧压她，用自己的体温包裹着她，直到她不再发抖，并用自己的背为她挡风。她那红通通的膝盖被举向空中。

他有种强烈而无法言喻的渴望。是什么呢？他想融入她。他想永远生活在她的温暖之中。他生命中的人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个个离他而去，因而他要用每一个动作钉牢她，这样她就无法抛弃他。他想象一辈子就这么固定在海滩上，直到他们成为一对老年夫妻，清晨健走锻炼身体，皮肤像喷了漆的胡桃仁。即便老了，他就是拖也要把她拖进沙丘，爱抚她那小鸟般柔弱的性感骨骼，即便那时她所有的不过是整形的臀部、仿生的膝盖。救援无人机¹隐隐约约出现在空中，闪着灯，低沉而洪亮地叫道“私通！私通！”想驱逐他们，让他们像罪犯似的离开。就这样直到永远吧。他闭上眼睛，默默期盼着。她的眼睫毛轻触他的面颊，大腿环着他的腰，他们达到了这件让他们感到恐惧的事情的第一次高潮。婚姻意味着此生不渝。

（他原本准备了一张像样的婚床，这样就有了一种隆重的感觉：他偷用了室友塞缪尔的海边别墅，从十五岁开始他每年夏天都在这里度过，所以知道他们把钥匙藏在花园里的玳瑁龟壳下。房子里装饰着方格和印花图案，还有 Fiesta² 彩瓷餐具，到处都落满了灰尘；夜间灯塔连闪三次³ 的光照进客房，房间下面就是崎岖不平的海滩。他曾想象以

1 救援无人机在海滩上很常见，通常体积较小，用以协助救生员应对突发事故。——编者注

2 Fiesta，知名瓷器品牌。——编者注

3 连闪三次指灯塔的光在一个周期内闪三次。——译者注

这种方式跟这位他花了心思才追到手的漂亮姑娘度过他们的第一次。但是玛蒂尔德提议在户外同房真是太明智了。她总是对的。他很快就会知道这一点。)

它结束得太快了。她一喊叫，躲在沙丘边的海鸥就如射出的子弹般冲上低低的云层。后来，她给他看了腰椎处的擦伤，这是他把她一再地向下压时被蚌壳弄伤的。他们两个人贴得太紧了，所以当他们大笑时，他的笑声是从她的腹腔里发出的，而她的笑声则出自他的喉咙。他吻着她的脸颊、锁骨，还有那看得见血管的苍白的手腕。他以为自己那极其强烈的欲望可以得到满足，可是没有。结束反而是另一次开始。

“我的妻子，”他说，“你是我的。”或许可以这么说，他不是融入她，而是把她完整地吞了下去。

“哦？”她说，“也对。因为我是奴隶。因为我那高贵的家庭拿我换了三头骡子和一桶黄油。”

“我爱你这黄油桶，”他说，“现在黄油桶归我了。真咸哪，真甜哪。”

“别说了。”她说，脸上的微笑瞬间消失了。她一贯有着娇羞的笑容，所以见此情景他感到十分诧异。“没有谁会属于任何人。我们已经跨出了更大的一步。这是个新的开端。”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她，轻轻地咬了咬她的鼻尖。两周以来他全身心地爱着她，甚至认为她是透明的，就像一块玻璃。他可以参透她，一眼看透她最深处的善。但玻璃是脆弱的，他得小心点。“你说得对。”他说，心里却想，不，他们互为所属。这一点毫无疑问。

他们两个人的皮肤之间只有一点点缝隙，连空气都几乎无法挤进去，也几乎容不下他们身上已经变冷的、滑溜溜的汗水。即便如此，还是有第三者已经悄悄潜入，那就是他们的婚姻。

2

他们爬过岩石向房子走去，之前离开时他们让里面的灯一直亮着。

婚姻这个联合体是由截然不同的成分组成的。洛托张扬、光芒四射，玛蒂尔德则恬静、警觉。人们很容易相信他是较好的一方，是奠定婚姻基调的一方。的确，到目前为止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引导他走向玛蒂尔德。如果他的生活不是为她走进来的那一刻做准备，那就不会有他们。

毛毛细雨变成了豆大的雨滴。他们加快脚步，匆匆走过海滩的尽头。

（让我们暂时把他们搁置在记忆里：清瘦，年轻，正穿过黑暗、越过冰冷的砂石、走向温暖。我们还会回到这一刻。但眼下，我们还是将目光定格在他的身上吧，因为他太出色了。）

洛托喜欢这段经历。他总是说他出生在飓风之眼。

（从一开始，就有些天意弄人。）

他的母亲那时很漂亮，他的父亲也还活着。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一个夏日。佛罗里达的哈姆林农场。庄园装饰一新，家具上

还挂着标签。百叶窗没有被拧紧，因此第一阵狂野的暴风雨扫过时，它发出巨大的声响。

此时，出了一阵太阳。雨滴从酸橙树上滴落。在这平静的间隙，灌装厂发出的咆哮声穿过他家的五英亩¹灌木林。走廊里，两个女仆、一个厨子、一个园艺师，以及一个工头都将耳朵贴在房间的门上。房间里，安托瓦内特正躺在白床单上痛苦地挣扎，高大的高文用手扶着妻子的头。洛托的姑妈萨莉蹲下去接住这个婴儿。

洛托降临人世了：像个小精灵，四肢修长，手脚巨大，肺出奇地强壮。高文举着他凑到窗户的亮光处。又起风了，榭树伸展它那长青苔的枝干，像是在指挥暴雨。高文喜极而泣。“小高文。”他随口说出儿子的名字。

毕竟，是安托瓦内特在承担生育之苦，而且她已经把对丈夫的一半热情分给了儿子。“不。”她说。她想起有一次与高文约会，坐在剧院里的红色天鹅绒座位上，屏幕上出现“卡米洛特”²几个字。“叫他兰斯洛特³吧。”她说。她的男人都必须以骑士为主题⁴。她现在可不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

风暴再次来临前，医生为安托瓦内特缝合了伤口。萨莉往婴儿的皮肤上擦了一些橄榄油。她感到手上拿着的仿佛是自己跳动着的心脏。“兰斯洛特，”她轻轻说道，“瞧这名字！你将来会被折腾得够呛。不过

1 一英亩约等于4047平方米。——编者注

2 卡米洛特是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是诞生骑士精神的摇篮。这里指1967年的一部同名歌舞片，讲述了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故事，又译作《凤宫劫美录》。——编者注

3 兰斯洛特，亚瑟王圆桌骑士中的第一勇士，勇敢，文雅，乐于助人。——译者注

4 “高文”一名也出自亚瑟王圆桌骑士之一，同时也是“白马王子”一词的来源。——编者注

不要烦恼。我保证让你成为洛托¹。”由于萨莉才是在家里掌管一切的人，于是后来大家都叫他洛托。

这个孩子太折磨人了。安托瓦内特的身体被拖垮了，连乳头也被他咬破了。照顾孩子没有带给她任何成就感。不过很快洛托学会了微笑，每当她看见他简直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有着一样的酒窝和美貌时，她就原谅他了。发现儿子遗传了自己的美貌是件令人欣慰的事。作为佛罗里达各色人种的后裔——从最原始的蒂穆夸人，到后来依次出现的西班牙人、苏格兰人、出逃的奴隶、塞米诺尔人和外来投机客²，丈夫家族的人并不漂亮。他们大多看起来像烤焦了的饼干。萨莉脸庞瘦削，骨瘦如柴。高文毛发浓密，身躯庞大，沉默寡言。哈姆林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他只是半个人类，是在他母亲外出如厕时遭到了熊的伏击之后生出的孩子。安托瓦内特一直都喜欢皮肤光滑油润的人，优雅的舞者，张扬的有钱人，但是在结婚一年后她发现自己仍然对丈夫兴致勃勃，以至于在夜间，当他淋浴时她衣服都没脱就跟了进去，好像完全失去了理智。

安托瓦内特在新罕布什尔海边的一幢带坡顶的小房子里长大。她有五个妹妹。冬天寒风凛冽，她经常觉得自己等不到早上起来穿上衣服就会被冻死。家中的抽屉里装满捡来的纽扣和废弃的电池。一家人会连续六顿吃烤土豆。她原本计划去史密斯市，可是没在那里下车。

1 洛托的英文为Lotto，指乐透（彩票的一种），以此命名孩子另有深意。洛托为音译，被用作“兰斯洛特”的简称。——译者注

2 原文为carpetbagger，这个词指南北战争南方战败后，许多北方的投机者南下时，常背着一个用毯子缝的旅行袋（carpetbag），南方白人讨厌他们，就有了carpetbagger这个充满贬义的词。——编者注

邻座上放着的一本杂志正好翻到佛罗里达那一页：挂在枝头的金灿灿的果实，阳光奢华而热烈；打扮成美人鱼的女人在闪光的碧波中游曳。天意如此吧。她一直坐到了终点站，花光了所有的钱，只好搭便车去了威基沃奇¹。她一走进办公室，经理就被她那齐腰的金色长发迷住了，还有她那凹凸有致的身体曲线，于是轻轻地说了一声，好的。

做美人鱼的矛盾之处在于：你越显得慵懒，说明你表演得越到位。安托瓦内特微笑着，神情倦怠，目光迷离。海牛们从她身上掠过，太阳鱼在她的发间轻咬。但是水温只有七十四华氏度²，而且水流险急，肺里的空气必须恰巧能调节浮沉。供美人鱼们游进水下剧场的通道又长又黑，有时候还会挂住她们的头发，扯着她们的头皮使她们无法前进。她看不见观众，但能透过玻璃感觉到他们目光中的威力。她必须激起这些看不见的观众的热情，让他们相信她就是美人鱼。但有时，她一咧嘴而笑，就想起她所了解的塞壬³：不是她假扮的这个愚笨的小美人鱼，而是为了长生不老而舍弃了自己的舌头、歌声、尾巴和家园的那位，是通过歌声将载满男人的船只引向岩石，并残忍地看着他们跌向深渊的那位。

当然，有时候受到召见她也会到房间里去。她去见那些电视演员、喜剧演员、棒球运动员，甚至还见过那位爱扭臀的歌手一次，这发生在他成功转行当上了电影明星的那几年。他们向她抛掷各种承诺，可没有一个人兑现过。比如，没有人派飞机来接她，没有人安排她跟导

1 威基沃奇，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城，著名的威基沃奇泉公园就位于此，由美人鱼演员在水下剧场进行表演，美人鱼也因此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编者注

2 七十四华氏度约等于二十三摄氏度。——译者注

3 塞壬，希腊神话中的美人鱼女妖，用歌声吸引水手，使船触礁。——编者注

演见面，她不会被安置在比弗利山庄的某栋房子里。她已年过三十。三十二。三十五。她不可能成为明星了，她明白，那放射出希望的最后一丝烛光已然消逝，如今她所拥有的只有冰冷的水和慢速芭蕾舞曲。

后来，萨莉走进了建在水下的剧场。她十七岁，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她是逃出来的，她想要自己的生活，不想一直和那位少言寡语的哥哥在一起。他一天有十八个小时都待在他的灌装厂里，只回家睡个觉。但是美人鱼剧场的老板取笑她，说她太瘦了，与其说是水中仙女倒不如说是鳗鱼。萨莉环抱双臂坐在他办公室的地板上不走。为了赶紧打发她，老板只好答应免费租给她热狗的摊位。后来她就进了黑暗的剧场，站在闪光的玻璃面前，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身着红色比基尼上衣和鱼尾服的安托瓦内特正在表演。她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萨莉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玻璃后面的那个女人身上，久久没有离开。

萨莉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她缝制闪闪发光的鱼尾裙，学习戴上氧气面罩下水刮去粘在玻璃展窗上的海藻。一年后的一天，安托瓦内特结束表演，神情疲倦地坐在通道里，将湿透了的鱼尾裙从腿上褪去。这时，萨莉侧着身子走过来。她递给安托瓦内特一张新开张的奥兰多迪士尼乐园的宣传单。“你就是灰姑娘辛德瑞拉。”她轻声说。

安托瓦内特觉得在自己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人如此理解她。“我就是。”她说。

她确实是。她适合穿上缎面公主裙，戴上钻石头冠。她在小橘林里租了一间公寓，还有了一个新室友——萨莉。当高文搬着家里的摇椅上楼时，安托瓦内特正躺在阳台上晒太阳，身着黑色比基尼，裸露一抹红唇。

他把门口堵得严严实实：他身高超过两米，毛发浓密，胡子一直

长到鬓边，他看起来如此孤独，任何经过他身边的女人都能感觉到。人们曾认为他很迟钝，然而在他二十岁父母因交通事故去世，留给他一个年仅七岁的妹妹时，他是唯一懂得家中土地价值的人。他用父母的积蓄作为头期款建了一个水厂，灌装自家土地上干净清凉的水。把上天赐予佛罗里达的东西卖给本该无偿享用它们的人也许不太道德，但这是美国人的挣钱方式。他持续积累财富，却几乎不花钱。随着娶妻的欲望变得异常强烈，他在农场建了一幢大房子，四周满是矗立着的白色科林斯式¹圆柱。他听说妻子们都喜欢高大的柱子。他等待着，但妻子并没有出现。

后来他的妹妹打电话要他从家里带一些七零八碎的东西到她的新公寓来，于是他出现在了这里。第一眼看见安托瓦内特时，他几乎忘记了该怎样呼吸。她曲线优美，皮肤白皙。她无视眼前所见的一切是情有可原的——穷酸的高文，打结的头发，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她微笑着重新躺下享受阳光的抚爱。

萨莉看着她的朋友，还有她的哥哥，突然觉得两个人完全是绝配。她说：“高文，这是安托瓦内特。安托瓦内特，这是我哥哥。他银行里有几百万存款。”安托瓦内特快速起身，轻快地穿过房间，把太阳镜推到头顶。高文此时离她很近，看得见她瞳孔大到足以掩盖虹膜，他还在她的黑眼珠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婚礼很是匆忙。安托瓦内特的美人鱼朋友们身着闪闪发光的鱼尾裙坐在教堂的台阶上，将一把把鱼食撒向这对新人。满头大汗的北方佬忍受着酷热。萨莉用杏仁巧克力做了蛋糕顶层的装饰雕像：她哥哥

1 科林斯式，古典建筑的一种柱式，柱头以毛茛叶纹装饰，富丽奢华。雅典的宙斯神庙采用的即是科林斯柱式。——编者注

用一只胳膊托着仰卧的安托瓦内特，这是美人鱼终场表演时的高难度慢速动作。一个星期以后，新家具陆续做好送来，用人也安排到位，推土机开始挖土准备建游泳池。舒适生活有了保障后，安托瓦内特却无法想象出更多的花钱方式。每一样东西都是标准质量，这对她来说已经足够好了。

安托瓦内特认为这种舒适生活就是她的追求，她未曾期待过什么爱情。高文的精明和温柔让她惊喜。她打点着他的一切，帮他剃净胡子，发现他其实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和线条优美的嘴。戴上她为他买的角质架眼镜，穿上定制的西装后，他虽说算不上英俊，却也显得很高贵。他站在房间那头朝她微笑，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刹那间，她心中的小火花蹿成了熊熊烈火。

十个月以后就有了那场飓风，还有那个婴儿。

这三个大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洛托是特别的，是珍贵的。

高文把他这么多年压抑着的爱全部倾注在儿子身上。婴儿是用希望浇铸出来的生命。虽然自己一辈子都被称为蠢人，高文抱着儿子时，双臂却感觉到了天才的分量。

而对于萨莉来说，是她在支撑着这个家庭。她雇来保姆，但只要稍不如意就解雇她们。婴儿刚一断奶她就把香蕉和鳄梨嚼碎，喂到他的嘴里，好像他是一只鸡雏。

只要婴儿回她一个微笑，安托瓦内特就会为他付出所有心力。她在高保真音响设备上用最大的音量播放贝多芬的曲子，嘴里喊出所有她读到过的音乐术语。她上了早期美国家具制作、希腊神话以及语言学的函授课程，并把她的论文全文读给他听。她想，也许这个坐在高